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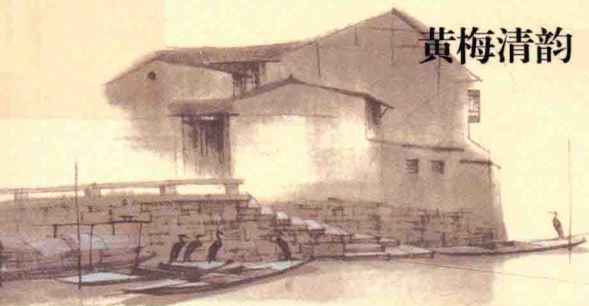
孔 阳 著

烟雨 黄梅

YANYU
HUANGMEI

徽班故里 折射清末硝烟乱世的安庆图景

黄梅清韵 唱出皖河几代伶人的血泪情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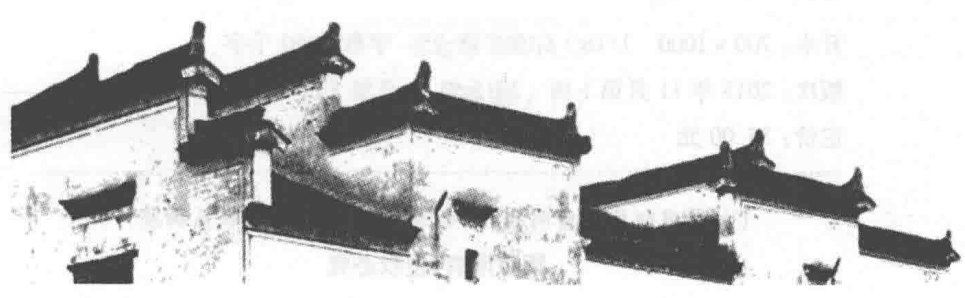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（CIP）目次

烟雨 黄梅

孔 阳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雨黄梅/孔阳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1
ISBN 978-7-5396-5438-6

I. ①烟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9555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杰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徐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8.25 字数:290千字

版次: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烟雨黄梅

目 录

第一卷

1. 柳暗花明 / 001
2. 四水归堂 / 005
3. 宜园邂逅 / 008
4. 硝烟安庆 / 012
5. 家塾 / 021
6. 《江城子·淫》 / 025

第二卷

1. 春香进府 / 028
2. 寿诞 / 032
3. 戏里戏外 / 039
4. 岁末来兵 / 045
5. 石牌城 / 049
6. 私情记 / 053
7. 佳期如梦 / 055
8. 优伶出族 / 064

第三卷

1. 青春归省 / 077
2. 小吏港 / 080
3. 风流倜傥 / 083
4. 过年 / 087
5. 亲迎 / 096

第四卷

1. 华阳镇 / 099
2. 小辞店 / 105
3. 蔡家班 / 108
4. 太平军 / 112
5. 太平寨 / 117



第五卷

1. 猫馋鲶鱼 / 122
2. 山重水复 / 129
3. 红杏出墙 / 134
4. 监军善人 / 139
5. 苛捐杂税 / 144
6. 楠木棺材 / 148
7. 六部掌书 / 153
8. 同春班 / 159

第六卷

1. 毁石牌城 / 165
2. 南京孤影 / 172
3. 纳妾 / 177
4. 黄州散泪 / 183
5. 廪生 / 185
6. 丧葬 / 190
7. 笑婴宁 / 195
8. 望鬼火 / 202
9. 淫佚出妻 / 207
10. 桐城县 / 210

第七卷

1. 流亡 / 214
2. 千里寻梅 / 218
3. 子肖前夫 / 224
4. 女童入伶 / 232
5. 《打猪草》 / 238
6. 金鸡社 / 244

第八卷

1. 寂寞 / 249
2. 不期而遇 / 258
3. 《七姐下凡》 / 264
4. 红尘 / 271
5. 佛界 / 277
6. 归途 / 281

第一卷

1. 柳暗花明

谷雨时节，花香鸟鸣，张达开日日在家与社学间往返。村落里炊烟袅袅，鸡犬相戏。路途上，采茶的姑娘、放牛的孩童，常以黄梅山歌赞美这位秀才。物香人醉，张达开心里美得不可言说。那个时候战争还没有来临。

打开康熙年间绘制的安庆地图，那图上左边有标志：西至太湖松林坊一百五十里。道光三年，张达开出生于松林坊。二十四岁，张达开行走一百五十里，到省城安庆应童试取廪生。本以为这是功名的起点，张达开一边在社学教书，一边苦读“四书五经”，备战他年秋闱。可是一个子年过去了，又一个卯年过去了，张达开却迟迟不能赴南京乡试。那个时候，南京不再是清朝文人的寻梦之地，南京已经被太平天国军占领了。

太平天国军自西天压江而下，旌旗蔽日，帆樯于江上绵延十里。又有陆地军，千乘万骑，席卷江北。癸丑年，元宵佳节，江北丘陵，宁静富庶的乡村岁月，瞬时硝烟弥漫。绅衿富贾，闻长毛要来，早携财物逃往潜山山区避难。村落间青壮男丁差不多都被清军招募，至太平军到又有失业无耕田者，一呼百应，从了太平军。太平军过境，烧毁了孔庙，撤了社学，抢先锋，掠财物，村镇七零八落、一片狼藉。



于是，那社学瓦砾散落的回廊下，常见张达开独自一人，一手捧书，一手持折扇，悠闲踱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咸丰四年，炎热而漫长的夏天，男人们几乎都逃光了。张达开怎么不逃？他身着青布长衫，手摇折扇，从社学逛到镇上，四处闲逛。他不怕长毛、不怕死？知底的人清楚，张达开不愿携家小逃亡，是恋着官府每年的四两廩生饷银。有了这点钱，足够养家糊口。张达开却说，自古官逼民反，反叛者只搜刮钱财，不滥杀无辜。真是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果然有事实为证，长毛过街，人人喊打。但长毛却笑嘻嘻地说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是太平天国军，只杀清妖，不杀平民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只要把家中钱粮献出，奉交圣库，就是对太平军的支持，将来杀完清妖，建立了小天堂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男女平等，天下田天下人同耕。

闲暇的日子，张达开反是忧虑重重，既不能考科举，必得找一个稳定活计，方可安后半生。况且膝下有三个女儿，如春笋日日见长，正值发育之时，不可苛其米粮。社学停薪半年，四两饷银，难为五口之炊，为找事做，张达开很是苦恼了一番。十里扬名的秀才，诸事当顾及颜面。他原本替伶人写折子戏词能赚些小钱，可如今那些草台班都散了。开商埠当老板又没本钱。且万万不能在田野做耕夫，那就是辱没了十年寒窗和圣贤书。先圣三千弟子，混得最差的当是颜回，颜回也是贫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张达开找了一千个理由，不让自己做小事、粗事、丢脸的事。

夜里，妻子把灯盏里的油添得满满的，预备丈夫夜读。但如今乱世，天下未定，科举无门，张达开越来越没心思读书了。他把灯芯草压得低低的，火苗缩成黄豆那么小点儿。他这样节省，不禁让妻子长叹一声，二人相顾无言，愁眉苦脸。微光下，却见竹床上卧睡的小女儿，梦里露着笑靥。

张达开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一件事，对妻道，记得那年，安庆绅士在省里宴请六邑（旧时安庆府所辖六县，即怀宁、桐城、潜山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）考生，怀宁县石牌富绅姜宗仁曾有意邀我去其府上写戏本。他府上老少迷戏，聘了家班，设了戏园。我因心系科考，不曾领情。现在想来，可以一试。那姜宗仁官宦世家，家大业大，若在姜府混饭，一年收银一二十两不在话下。

这样一说，妻子也心动了，说，就去石牌拜见姜老爷如何？那你快快写一出好看折子戏，送与姜府，岂不是我全家的出路？张达开闷声点点头，连夜拍掌哈拳，披衣挑灯，磨墨铺纸，构思故事。他想起前些年在望江香茗山听到的一出奇闻，遂挑灯三夜至五更，写成二角小戏《卖饭女》（后改名《牌刀记》《蔡鸣凤辞店》《小辞店》）。故事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安庆沿江小镇，戏本及黄梅调表演始于咸丰年间，盛行于清末民初，为旦角必演之戏、女伶成名之戏，严凤英演此剧遂改与女角同名“凤英”）。此戏描写男女淫情，生死恩爱，凄婉缠绵，富家婆媳小姐最是喜爱。

几日后，张达开梳洗干净，换了一身新衣新鞋，又看看这沓昼夜熬出来的《卖饭女》，重叹一声，事已至此，只得去石牌碰碰运气了。但愿此去，柳暗花明。

石牌古镇，水网纵横，西面有浩瀚的麻塘湖，东濒皖河，渡口帆船日泊千艘，商贾云集。皖河汇大别山自鄂至皖三条六百里水流，逶迤而下。至石牌境内水面变宽，三条支流形成的浩然之水于鲶鱼头岛屿分为两支，皖河主流往东浩浩荡荡而去，大水经江镇、皖口至安庆入大江；另一支往南走新坝、经望江县入大江。千百年来，石牌因大河码头帆船云集、贸易发达而成为江北最富饶的古镇。这石牌的富家多得数不清，豪宅商埠延布数里。石牌古镇以中州水道建街叫上石牌，以渡家州陆地建街叫下石牌，上下石牌有二十四条街，驻省内外会馆六家，有南北商贾上百家。人口稠密，繁盛至极。

如今闹太平军，下石牌街上的店铺若无其事，照例是一派忙碌的景象。药铺、豆腐坊、肉铺、铁匠店、粮油店等等，各色门市顾客盈门，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。同在一片天下，真搞不懂这街上的人为什么就胆子大一些。旁边茶馆里座无虚席，小方桌一张挨一张，说客谈资丰富，乡村奇闻、朝野大事，无所不论。张达开在茶馆里泡了一壶茶，想探探姜家的情况。竟然得知，这一回闹“发匪”，石牌逃亡的都是富家，穷人平安无事。富家不仅逃了，而且很多还被抢了先锋，银两家财，全部被搜刮光了。下石牌正街上，原是富人



区，翘角飞檐马头墙的豪宅一家连一家，门前马轿川流不息。那些穿华贵衣帽、戴金光闪闪饰物的老爷太太，如今都不见了。家家关门闭户。

张达开便故意问，那姜府宗仁老爷可好？一个答，姜家老爷早携金银跑了，留下一宅子妻小。这些人，要钱不要命。

张达开不想空手回家，怕伤了妻子的心。他闷头兜了一圈，不甘心，还是来到位于正街的姜府。门两侧的石狮，岸然守立，张达开上去叩了几下门环，有老仆来开了门。

姜府的宅第很大，第一进，前厅，门楣嵌字“梅花厅”，厅内供会客品茗，落地长窗，前后对着院子，可观景。老仆把达开带到厅上，说，贵客稍候，待我叫太太来，转身去中院。达开有点儿拘谨，伸头往中院望去，庭院深深，木柱穿枋，鸳鸯青瓦，回廊下挂有鸟笼，院内亦是鸟语花香。不一会，便有两个女子自中院廊下往这边花厅来，一路说些闲话入前厅。

两个女子，一个中年，穿深色短袄，盘发，系紫罗兰抹额；一个二十岁出头模样，穿绣裙，上套碎花马甲，神态俏皮活泼。

老仆介绍说，这是我家二婶，这是我家三姑。

张达开起身拱手作揖施礼，说，在下太湖松林坊姓张名达开，府学读书时有幸与姜宗仁兄一见如故，今日特来登门拜访叙旧。

老仆焚香沏茶。两个女子落座，打量客人。三姑说，长兄去了临淮关，是忙生意上的事，恐怕一两天不得回。先生若有事，可留下话，若叙旧就改日再来。

张达开听到这话放下心来，原来姜家老爷并未逃远，本想来碰碰运气，这下碰到了。他额头冒星汗，不知如何说出内心想法，便道，愚生有事，不知可否与太太小姐诉说？两个女人相互看一眼，也像是心里有准备，道，说吧。张达开道，道光二十一年，愚生在安庆同乡酒宴幸会宗仁兄，宗仁兄看重愚生疏才，曾有意邀我到贵府写戏本，专供伶班演给老爷、太太、小姐们看。因当时愚生学业未完，未能受惠姜老爷好意，今日愚生赋闲在家，想起宗仁兄曾经嘱咐，特携来一本折子，不知太太小姐可喜欢。说罢，张达开摸出戏本

呈上。

两个女人立即明白了这贫儒的来意。她们又互换眼神，三姑接过戏本。二婶说，现在兵荒马乱，哪有闲钱豢养窝班呀，只零散地在外面茶社看看，不过家塾倒是正缺人。张达开神态窘迫，内心忐忑，窃想家塾缺人岂不更好？三姑翻阅戏本，说这《卖饭女》辞藻清丽，就先留下吧，既是我长兄看中的人才，当不能怠慢，先请到厨房吃饭歇息，待长兄回来你与他细说吧。

张达开忙起身叩谢。两女子起身，欲退。二婶突然说，先生家不远，你今夜是留宿，还是改天再来？主人明显有催客的意思。张达开道，我下午先回，挨几日再来拜见姜老爷。

2. 四水归堂

且说这石碑姜府，老太爷姜令启，天水郡姜氏令字辈，谱载这支姜姓为周朝姜子牙后裔，明洪武年间从政令自江西鄱阳湖瓦屑坝移民而来。姜令启是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进士，第二甲，由翰林院编修官至知府。道光晚期告老还乡，于石碑正街老宅基重建这片宅院，棋盘式布局，三进四合，取“四水归堂”之意。宅院奢华气派，尽显富贵尊荣。令启原配已故，姨太健在。令启膝下皆为原配所生：长子宗仁，郡学庠生，成年经商，创姜氏绸布庄，经营二十多年，在安庆一带渐成霸业；次子宗德，早年中举，后三次赴京会试皆落选，遂抑郁积病，英年早逝，留遗孀及子女；三子幼丧；又生两胎是女儿，均于道光年间令启任江西官职时，嫁与江西人，一嫁婺源富绅，一嫁景德小吏；四子宗明，已婚育二子，上年与宗仁长子诗裕，携银两票据，逃往江南避乱；梅香最小，排行老七，按姜家三个女儿称，家里人叫她三姑。三姑嫁同邑产姓，产家在石碑是望族，可谓门当户对。可女婿产伯涛却是个极不安分的人，读书不成，遂从安徽布政司张熙宇招募练勇，办团练，抵御太平军。咸丰初，产伯涛带三百练勇驻集贤关防守安庆城。后在高河埠被太平军打败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一说退隐庐州至寿春，一说从江忠源部去了楚地重



整兵马。总之，此后与家人失去联络，至今死活不明。梅香带儿子住在娘家。

姜家官商结合，先前的日子风生水起，自太平军攻进安庆，姜家便弄得四分五裂，一盘散沙。所幸姜宗仁有先见之明，分批分路，把安庆的布匹囤积或转运，奔杭州去占地盘，另起炉灶。头一年腊月，太平军攻打下江，已有风吹草动，姜家男女老少夜乘马车，逃往潜山龙潭避乱。一家十几口在异乡茅舍过年，心虽凄凉，却也欣慰，全家总算逃过一劫。

次年二月初回来，太平军早走了，却发现家里全被掏空了。据看家的仆役年伢夫妇说，大年初，太平军横穿石牌街，挨家挨户收钱粮。那日下午一伙牌兵带刀枪冲进姜府，要姜家把钱粮全部交出，上交圣库。所幸出逃前，家里几件值钱的东西被年伢藏到后院的墙缝草垛里。

逃匪回来，姜家人心有余悸。其时，太平军攻下安庆，又弃城去了南京。石牌稍有安宁，姜宗仁本打算带全家去江南，但老太爷上了年纪，特别恋故地，连躲避到潜山都甚感恼火，宁愿葬身石牌，也不愿在古稀之年还流亡他乡。姜宗仁又怕杭州局势严峻，便决定留下家小，让三姨太烟翠照顾，自己处理好家乡善后事宜，再去江南。

三天后，张达开再次来到下石牌姜府，真是赶得巧，姜宗仁于头天傍晚从皖北归来。

姜府门前与前次不一样，府门大开，门外停了马车和轿子，不时有客人出入。仆人认得张达开前日来过，便领他到东厢书房外廊亭喝茶。中院卵石铺路，廊前植株翠绿，一排石榴花开得正艳，还有紫薇、月季，摇曳怡人。中进西厢一间，廊下挂鸟笼，门前置盆景，想必住的是高贵妇人。

张达开到了廊亭，在木凳上拘谨坐下，斜面望去，东厢书房内，有书橱、字画，且香炉里清烟萦绕，好不雅致。只听里面说话声，都是为生意事。商埠囤货，有的转手，有的甩卖，有的想重新开业。他们与宗仁有业务往来，现在或是来催货款的，或是来借仓库的，或是来商议调运策略的。等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总算结束了。姜宗仁跨出门槛送客至廊下，主客又拱手作揖说了一

张达开

会客气话才告辞。

姜宗仁身材高大，面目俊朗，身着蓝花长衫，腰系青丝带、挂玉佩，气度不凡。张达开上前向姜老爷鞠躬作揖，礼罢，二人入书房坐下。条几上的一座钟，正好敲了午时响。

姜宗仁到家后听妹妹梅香说了此人，便想起安庆的事。他对张达开印象极深，中等样貌，严肃拘谨。酒席众儒生即兴作诗，张达开最显锋芒，连连唱了几段自编的采茶调，词句押韵，音质圆熟，令四座骇然惊喜。

姜宗仁笑说，先生功名在望，若来府上，只怕屈才了。张达开答曰，羞谈功名，我纵是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亦盼不来河山收复。江南贡院已无路了，贫儒只得来贵府以栖余生，不枉十年寒窗。

姜宗仁笑道，先生谦虚。又喊人泡茶来。不一会儿，端茶进来的是张达开前日来府中见到的三姑。宗仁介绍说，吾妹梅香。张达开急忙起身施礼。三姑对他轻轻一笑，把两只青花茶碗放在二人面前，又对达开说，先生慢用。说罢转身出屋去。三姑清秀白净，明眸细眉，身姿丰盈，三寸金莲隐隐露在长裙下，走起路来，像戏台上的角儿。这富家的小姐，风韵就是不一般啊。

张达开尝一口茶，只见姜宗仁已将那本《卖饭女》从书案上拿过来，边翻看边道，唱词平仄押韵，情意绵绵，此“露水”情长，民间真声也。又有先生一手好字，这本戏极美。达开谦卑笑道，过奖了，此二角儿适合排演黄梅调。姜宗仁忽又面色愀然道，遗憾家母已去，家母出身寒门，一生怜爱农叟渔夫，在世时极爱这类民俗小戏。达开连忙又深鞠一躬，卑生来之晚矣，罪过。

姜宗仁说，自家母去世，又加之近年烽烟岁荒，府中不再雇养伶人了，但偶逢节日，还会请班进府来唱一回。老太爷喜欢徽班老二簧，老二簧有固定的剧目。这黄梅调如今又有三姨太喜欢，三姑亦爱唱。我看就由她们选伶班来排演吧。（旧时安庆人称京戏为皮簧戏，源于二簧与西皮之合称。称黄梅戏为怀腔、采茶调或黄梅调。）

张达开忙说，亦可亦可。姜宗仁又翻翻纸页道，冒昧问一下，这戏中之事发生在哪个小镇？达开说，前些年跟伶人演出，在望江香茗山听到这桩



事,说发生在望江华阳河。非我亲眼所见,又因写私情,故不敢表地名。早年想写,碍于望江伶人不敢接纳,说是偷情养汉之丑事。宗仁说,虽是偷情养汉,但这对男女冲破藩篱的恩爱真情却世间难寻,令人敬畏。达开说,唯有尊府学识之人,思想开明,最能体谅,我便专为贵府写了送来。

宗仁说,戏词曰卖饭女的客栈“到春来宿的是芜湖、南京、上海,到夏来宿的是宿松、望江、安庆,到秋来宿的是桐城、潜岳一带,到冬来宿的是徽州、屯溪、祁门”。既发生在华阳河,词中怎么偏偏没有石碑?又曰“家住三河十字街”,石碑恰好落在三河汇口,若排戏公演,恐怕石碑人会有猜疑,说此偷情养汉的“刘凤英”是我石碑人。窃以为,不如把词改一下,安庆改石碑,祁门改石埭,既押词韵,又避了客栈落我石碑之嫌。达开忙笑道,姜老爷高见,我疏忽了,这就改。于是达开当即在宗仁的书桌上提笔染墨,把女角刘凤英介绍自家饭店的唱词改为“到春来宿的是芜湖、南京、上海,到夏来宿的是宿松、望江、石碑,到秋来宿的是桐城、潜岳一带,到冬来宿的是徽州、屯溪、石埭”。

戏本谈定,又谈学塾里的事。姜宗仁说,时下战局纷争,不便带家小去江南,各房的孩子都留在石碑,安庆府学、县学被太平军侵占。自开蒙至年少者,全留在学塾,现有十来个。原有桐城一先生,但他年高体弱已辞职归家。若先生能担下我塾中学务,不胜感激。张达开心花怒放,求之不得,连忙说,承蒙姜老爷抬爱,达开决不辜负重望。老爷尽管放宽心,以我社学执教多年经验,定会扶助少爷小姐们成人成才。

3. 宜园邂逅

张达开安排好太湖家中妻小诸事,不几日就背了包袱、提了书箱,来到姜家,开始了他的儒仆生涯。他的住宿被安排在后进罩房。府上共四个仆人,两个女佣在正房服侍老幼,府中杂务就由老仆年伢夫妇做。塾师初来,年伢介绍了府中规矩,又唤来妻子桃娥,帮张先生铺了床铺,挂好帐子,又搬

来洗脸架,把脸盆等洗漱用品一一摆好。又说,塾师和仆人一日三餐在前院耳房,先生记得时间去吃便可。

次日,张达开正式到家塾上课。家塾也在倒座房这一排,靠东一间大屋。十来个孩子,齐眼看着张达开,充满新鲜感。年伢给孩子们介绍这是新来的张先生。一个女孩,红着脸磨磨蹭蹭走出来,鞠躬叩拜,道,先生好。年伢说,这是二房已故宗德老爷的闺女诗琪。接着过来一个高个男孩,生得浓眉清目,形态雅正谦恭,他压手叩首,道,先生好。年伢介绍,这是宗仁老爷的次子诗丰。诗丰十六岁,因省城迁庐州,安庆兵乱不便县试,诗丰即将跟父亲去江南。张达开点头笑赞,感慨姜家门庭风水好,子嗣旺盛。又有几个陆续上来拜。宗仁三子诗康,宗德子诗良。诗康、诗良都在十二三岁,后几个年龄较小,有四叔、三姑的孩子,亦有族内的子弟,都是刚入蒙。张达开眯着笑眼细细端详这群小孩,发现富家的孩子个个长得脸色红润,神情聪慧,又谦恭懂事,是那社学贫贱子弟不可比的。

张达开进府,却是以做塾师为主,姜家荒疏一年多未请班唱戏、编写戏本,毕竟不需要供养全职的人,姜家也会精打细算。张达开带来的那个《卖饭女》目前只在太太们手里传阅,尚未请班排演。当然这自不是张达开关心的问题,他只关心薪饷。据年伢说是三姨太做了主,每年的“束脩”就给他十二两银子。张达开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。随即问年伢三姨太叫什么名字。年伢说,太湖赵氏女,叫烟翠,是宗仁老爷新娶进门的三房姨太,为人知书达理、贤惠善良。张达开听后,心涌一股暖意,感觉自己遇上了命中贵人。

不几日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。上午,姜家老少乘马轿去西面祖坟山祭祖烧香。中午,姜宗仁邀约塾师到一进西面的餐厅与全家共进午餐。

餐厅透明雅洁,适宜饮酒观景。桌上菜肴丰盛,排了满满几圈。看上去是一餐团圆饭,实际上这里只有姜家的一半人。如果没有逃亡在外的或经商、从军的,这一张桌子是坐不下的。



姜宗仁挨个给张达开介绍，张达开见一个鞠一躬。老太爷坐上席，身体虚弱，话不多，脸上一直挂着微笑。挨着是乔姨奶，潜山县人，老太爷的姨太，据说她一生未育，年逾知命。细看她容貌姣好，依稀可见当年姿色，不愧为乔氏后裔。潜山乔姓出美女，名不虚传。再有宗仁的续弦太太汪氏；再有妹妹梅香；再有四房宗明太太徐氏，孩子们叫她四婶；再有二房宗德遗孀邵氏，孩子们叫她二婶。张达开初来就见过二婶，这会子又客气鞠一躬。二婶说，诗良脾气不好，张先生要放严厉些，我不心疼。张达开笑答，诗良刚直不阿，有豪杰之气，将来必成将才。二婶说，将才？那是乱世才出，我指望他做道员。众人哄笑。张达开正要借机献媚夸奖诗良，诗良却捧着饭碗一转身出去吃了。众人又笑，说诗良性子犟，就不喜欢别人当面夸他。

酒过三巡，张达开才知道，酒桌上还有宗仁的三房姨太赵烟翠该来，但没有来。说是上午上坟，受了热，现在身体不适躺在房内，乔姨奶吩咐女佣桃娥一会熬碗绿豆汤给三姨娘送去。

饭罢，微醺的张达开回到自己屋里，跷腿躺在椅子上，哼起小调：

哪一个不想我除非是个痴呆，就是那正人君子奴心也不爱，就是那富豪客小女子也不贪财，也只有蔡客人怜人可爱。

张达开好像只是打了个盹，可一觉醒来，日头已偏西。他欠欠身子，感到头痛脑晕，是中午酒多了。又眯一会，隐约听瓦屋外有女子吟唱声。达开也想醒酒，就起身，抹了把热水脸，出屋，逛到后面去寻那声音。来姜府几天，还没到过后面的花园。这富家真是幽深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，圆拱门上写着“宜园”。达开走到园内来，只见草木清爽，假山、石泉、花圃，让人目不暇接。绕过了石山，有一小湖，湖上架曲桥，荷花正艳，虫飞蝶舞。湖边亭台上，一女子正在翩翩弄舞，那吟声原来是姜家三姑在亭台练戏。她丰腴的臀部扭转自如，甚是迷人。张达开屏住气站在后面看。梅香意识到身后有人，立即歇下，回头对张达开笑笑，先生赏景啊！

梅香

张达开鼓掌三下，赞道，三姑台步走得丝丝入扣，音质又润又甜，真是孟姜女再世。梅香羞怯道，只是喜欢，练练罢了。达开说，若在台上扮旦，岂是伶人能比！

梅香收袖过来，先生那出刘凤英的戏，写活了。我想试着唱，又拿不准调。达开说，黄梅调九腔十韵，各有各的音，你就大胆唱吧。梅香又问，你看我这样子，适合演什么角？达开说，刘凤英的戏太苦了，我看三姑气质，最适合演《槐阴树》中的七姐，天仙下凡，婀娜多姿，正是三姑刚才模样。梅香知道这话是恭维自己，便道苦戏最能显演技功夫，我就便爱演别人没有演过的苦戏。达开笑道，此言极是，三姑身在闺中，若在伶班，定是一个绝艺优伶。梅香道，闺中亦能做优伶，我这不就做了么。达开笑笑，不语，心想你这只是个李清照，意淫。

知道姜家小姐爱在宜园练习，此后一连两日，张达开总在那黄昏时段，有意逛到宜园，想遇梅香。可是梅香这两日却没有来。达开心里有些落寞，一个人走走，听听蝉鸣声，也就回去了。听年伢说，姜家几代人都喜欢戏，梅香已故的母亲，年轻时美貌聪颖，时常扮戏装，碍于是女子，只在家中偷着唱唱。梅香受母亲影响，自小恋戏，三日不唱，茶饭不香。达开说，她投胎投错了，要是个男儿身，可得比高朗亭厉害。年伢说及梅香种种迷戏趣事，让达开越生慕情，想与她攀谈却找不到机会。这个傍晚达开再次垂头丧气，无功而返，没想到梅香正站在他的屋门口。达开恍若梦境，惊喜地问，三姑有事要吩咐？

梅香说，有事，进屋说吧。达开激动得双腿发颤。进屋，梅香屁股都没挨凳，站着就直接把事说了，达开非常失望，以为梅香是来与他谈情说爱，没想到梅香真是有事。

梅香说，我长兄说过，若家中舍不得花钱包戏，可请伶工上门教我们排演黄梅小调，在府内自娱自乐。我有一师兄，唱皮簧的，什么戏于他，扮了即活。若他在石牌，定能教我排出这《卖饭女》。原来她心里已经有“小生”了。达开心里抵触，嘴上却说，如此绝艺之师兄，怎离你而去？梅香说，弥散烽烟



把他卷到安庆去了。梅香眼睛闪了闪，道，张先生课余常逛街，能否拐道一回，帮我探探他的情况，看他可回了石碑？

张达开内心不情愿，但碍于姜家小姐初次求他，便问其师兄的姓名、地址。梅香拿出一封信，说他姓蓝名丙光，住鲶鱼头渡口的皖江馆。见人即交信，未见他人原信带回。张达开接过信，深沉道，甘愿为小姐效犬马之劳。梅香交代说，先生此行绝不可在府中透露风声。

4. 硝烟安庆

张达开次日午时散学，吃罢饭，便去了上石碑皖江馆。这上石碑位于皖河西滨，人流比下石碑更密集。沿河北街最热闹，茶馆、饭店、杂铺、卖字写信、刻字、肩挑买卖，应有尽有。中心街尽是老字号大商店，亦有戏社、商帮会馆。沿河东街多为妓院、旅店、客栈。鲶鱼头是地名，是大河渡口的一片岗，鲶鱼头客栈鳞次栉比，往来船只泊港，苏杭湖广客商多在此下榻。张达开进了皖江馆，询问蓝丙光其人。那人说，蓝师父在呀，指指楼上，住东头第三间。张达开抬眼望去，楼上窗户紧闭，到楼上轻叩这间屋门，没声音，再叩几下，似睡觉的闷罐声，哪一个？张达开说，是上石碑来的，找蓝丙光。就听里面吱吱啦啦，好一会，才抽门开门。

一个男人，三十岁模样，脸色白里透青黄，身材瘦弱。二人互道姓名，互相施礼。张达开进屋，坐在板凳上，屋里凌乱不堪，怪气扑鼻而来。这蓝丙光与张达开没说几句话，两人几乎同时惊喜，原来是熟人。

那年太湖徐家桥一班社，聘请张达开给戏本编词润色，达开在徐家桥小住了数日，蓝丙光也在那搭班，他唱旦角有些名气。达开便对他印象深刻。

二人叙起徐家桥的事，倍感亲切。

蓝丙光蓬头垢面，边说话边忙端桶倒水、洗脸。嘴里说着，先生稍坐一会，我去烧水泡茶，又穿鞋下楼去。

达开眼扫屋内，全是戏装道具，地上、床上、桌上，乱堆散放。达开走到